

古

今

釋

疑

古今釋疑卷之八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孔子謚號

塑像章服

籩豆樂舞

四祀

從祀

古今雅考
兩廡伍次

南向東向

辟雍泮宮非學名

古今釋疑卷之八

合山方中

孔子諡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元魏太和十六年。諡文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封爲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貞觀十一年。尊爲宣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爲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爲

隆國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欲謚爲帝。禮臣議爲至聖元皇帝。而李清臣以周陪臣止之。惟加謚。立聖文宣王。五年。以立字犯聖祖諱。改謚至聖文宣王。西夏李仁孝天慶五年。尊爲文宣帝。元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因之。成化時。周洪謨。楊守陳。皆有尊帝議。按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洪

武中。大學士吳沉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主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藪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

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
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
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
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
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
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
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
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

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

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

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諡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諡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於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諡法爲輕。

古今考卷二
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嘉靖九年張璁奏曰。孔子祀典之紊實起於謚號之不正。國初大學士吳沉作封王辯。夫旣已詳明矣。但以孔子封號自唐以來行之已久。安常襲故。仍謬踵訛。其誰辯之。非惟不能言。然亦不敢言也。臣謹按記云。凡立學必釋奠其先聖。

先師。則知古學宮之祭。惟尊之以師。而未嘗有王號也。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孔子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國諸侯。有僭稱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號。國朝因之。未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後世讀孔子之書者。全不體孔子之心。但知孔子之稱王爲尊孔。

子而不思使孔子僭王實誣孔子也。臣又按古禮有道有德鄉先生歿則祭於社。止稱先生而已。自夫孔子有王號也。故凡從祀弟子亦遂加公侯伯之號。卒使成周一代封爵之制亦大紊亂矣。夫孔子享祀萬世在有王道。而不在有王號也。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爲先師廟。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

某子。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世宗御製正孔子
祀典說曰。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
爾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用
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
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
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
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

又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曰。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欺玄宗之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

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立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爾尊崇之意。何在哉。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之王也。

孔子塑像章服

自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乃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四年。始詔從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宋濂曰。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

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菴。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大學衍義補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象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

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
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
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
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
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
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
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
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

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爾。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

有似尙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
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
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今
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
之所。乞如聖祖之制。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
儒道之幸也。嘉靖九年。從張璁議。乃撤去塑像。改爲
木主。真一洗千古之陋。垂憲萬世矣。然曲阜之廟。猶
然塑像。四配十哲。亦皆像也。

蓬豆樂舞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採裴松之議。孔廟舞六佾。設軒懸之樂。唐開元二十七年。詔先聖樂用宮懸。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簠全。豆十。蓋全。成化十二年。用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

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當詳審之。又夏
寅曰。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
爲十二籩豆。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
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
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
禮樂。他惟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
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張聰奏
曰。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

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邊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邊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嘉靖九年。遂定禮三獻。樂六奏。舞六佾。司府州縣祭用少牢。禮樂皆如太學焉。

四配

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西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子配享。則始於曹魏正始七年。而晉魏宋齊梁陳北齊後周隋。盡皆因之。至唐貞觀二年。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是魏至唐。孔廟惟有一配。總章元年。雖詔顏淵曾參竝配。而開元八年。李元瓘猶奏。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而詔曰。曾參大孝。德冠

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是孔廟尙惟一配。至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與顏子竝配。然後配享有二。徽宗崇寧元年。以王安石與顏孟竝配。然後配享有三。欽宗靖康元年。黜安石配享。至咸淳三年。以曾子子思竝配。然後配享有四。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廊下從祀之。

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正謂是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竝顏
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
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
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
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
無絲毫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
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顏路曾替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
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
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
教民孝矣。弘治中。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
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
說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列祀廡
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

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

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魯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無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

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嘉靖九年。張璠

采諸儒臣議上請。乃作啟聖祠。以祀啟聖公。先賢顏
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享。兩廡先儒程頤。朱
松。蔡。元。定。從。祀。元。定。乃。沉。之。父。用。桂。華。議。也。萬曆四
年。又。以。周。輔。成。附。履。按。子。配。享。於。先。師。父。從。祀。於。啟
聖。可。謂。禮。因。義。起。得。其。宜。矣。第。神。主。有。稱。子。稱。氏。之
別。先。賢。則。稱。子。先。儒。則。稱。氏。今。顏。路。四。主。既。稱。先。賢。
復。稱。爲。氏。何。也。彼。陳。亢。公。孫。龍。之。屬。尚。稱。陳。子。公。孫
子。而。顏。路。曾。皙。伯。魚。皆。聖。門。賢。者。反。同。先。儒。之。例。此

不惟非所以待杞國公等。恐亦非所以待匹配矣。

從祀

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馬端臨曰。按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注。唐遂以

左丘明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

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預。開元八年。李元瓘雖愷愷言之。而僅升十哲。曾子。僖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惟圖畫於壁。俱不霑享。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後唐長興三年。從蔡同文奏請。七十二賢。乃得祠享。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

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二人之
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
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
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洪武
二十九年。從楊砥議。罷揚雄。進董仲舒。正統二年。進
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八年。從楊士奇議。進吳澄。
弘治元年。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
明等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

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釐正於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

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以附會圖讖。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

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
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
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娶武
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
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
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
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
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

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瘦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

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上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

人而使之尙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

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
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
後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斯
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
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
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
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
張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

刑昷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蝨媵。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刑昷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

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
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
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
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洪武二十
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
祖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
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
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况之
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
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
先儒之語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
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
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
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
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

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許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作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又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

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與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老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得竝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

古今繫錄
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弘治八年。徐溥程敏政復請楊時從祀。乃允之。

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
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叅訂啟蒙一
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生平問學皆寓朱子書集
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
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
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
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
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

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傅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嘉靖九年，張璁歷舉諸議，又奏曰：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

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於是存申枏。去申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從祀。林放遯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

增入從祀。蔡元定則配食於啟聖祠。用程敏政等之言也。尋用薛侃議。增陸九淵。隆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四年。進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羅從彥。李侗。崇禎元年。加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曰先賢。履按。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今以曾子與顏子竝配。宜矣。而進子張。居子夏之次。仍稱十哲。豈兩廡六十三人中。遂無復優於十哲。

者乎。故洪武中羅恢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宰予居兩廡。由此觀之。是不獨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者。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矣。獨拘於魯論記者所列。而不更開元之制。何也。且夫子弟子。尙有未列兩廡者。按瞿九思曰：孟懿子與南宮适。皆孟僖子之子。皆學禮於孔子。皆孔子門人。家語及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所以未載孟懿子姓名者乃春秋戰國
時謂孟懿子是貴卿不敢列於弟子唐玄宗未思及
此故承舛襲訛遂未及列於從祀孟子言琴張魯皙
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今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
不載牧皮遂不以牧皮列於從祀此唐玄宗信傳不
信經之過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有牢曰子云
吾不試則琴張必非子張矣子書有公孫尼子卽撰
樂記緇衣者漢志尙以爲七十子之弟子至隋志則

直以爲孔子弟子。此皆從祀之遺者。至秦冉顏何程
敏政何緣知是字畫相似之誤。春秋戰國時以冉字
何字爲名。如魏冉子服何輩頗多。若謂冉是姓。何是
姓。秦冉顏何當是四姓。則冉是姓。雍是姓。卜是姓。商
亦是姓。豈可謂冉雍卜商是四姓。非兩人耶。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是
顏何已載在家語。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
七十二。顏氏居八。而顏何與焉。陋巷志是顏子家譜。

已明載顏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七十子。顏居其八。顏子父無繇。字子路。其次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驕。曰祖。字子襄。曰之僕。字子叔。曰何。字子冉。曰噲。字子聲。與顏淵爲八。何獨疑顏何爲誤乎。他若先儒當從祀而未祀者。又多矣。

兩廡位次

孔廟享祀。自四配十哲之外。則有東西兩廡。先賢先儒。凡九十五人。其位次據會典。東廡爲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邴。公孫龍。秦商。顏高。穰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虔。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秋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枏。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

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爲宓不
齊。公冶長。公皙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
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
鄔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
孫輿。邾翼。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
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
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瞿九思
曰。會典位次。不知何據。如以爲論齒。則史記載澹臺。

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宓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其
年皆少。不宜反居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高柴少孔
子三十歲者之上。如以爲循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
解之序。則家語首澹臺滅明。次高柴。次宓不齊。次樊
須。次有若。次公西赤。次原憲。與今兩廡序次不合。如
以爲循闕里志從祀之序。則闕里志首滅明。次不齊。
次适。次長。次憲。次公皙哀。次曾點。次顏無繇。次柴。亦
與今兩廡序次不合。至於文翁石室圖序次。尤未暇

論不知其以何爲據。如以爲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序。則弟子列傳自滅明至漆雕開雖同。而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之後。又復互更易。不知何說。大抵開元時所定從祀之位。皆盡循史記仲尼弟子序次。此制一定。遂歷代相沿。以至於今爾。夫治道貴因。因之誠是。孔子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謂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又謂多聞闕疑。九思豈敢謂所定諸位。猶有未核。總之世代綿邈。載籍殘缺。卽欲論德於

何所考其大小。卽欲論齒於何所徵其長幼。豈可復取已定之位。更紛紛易置耶。但方今庶制。若以其神主東西相參。會而爲一。以考其前後序次。則公羊高乃周末齊人。而反在七十子申枨之前。伏勝秦漢間人。而反在七十子顏喟之前。孔安國漢武時人。而反在周末穀梁赤之前。董仲舒漢景武時人。而反在漢初高堂生之前。王通隋人。而反在漢武時毛萇之前。周敦頤宋太宗時人。而反在漢宣時后蒼之前。歐陽

修宋真宗時人。而反在漢平時。杜子春之前。張載宋仁宗時人。而反在唐韓愈之前。程頤本第。而反在其兄程顥之前。朱熹乃宋孝光時人。而反在宋神宗時司馬光之前。薛瑄正統時人。而反在宋寧宗時陸九淵之前。王守仁嘉靖時人。而反在元許衡之前。其餘前後稍稍倒置。尤有不能盡言者。若謂兩廡神主。惟以從祀前後之歲年爲序。不以諸儒前後之世次爲序。則董仲舒祀於洪武二十九年。不宜躋於淳祐元

年所祀周敦頤程頤張載之上。王通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所祀毛萇之上。后蒼歐陽修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貞觀二十一年所祀社子春之上。胡瑗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宋淳祐元年所祀朱熹之上。而方今國朝所祀諸儒之主。多在唐宋所祀諸儒之上。又曷嘗以升祀前後之歲年爲序耶。愚嘗悉心玩之。大抵議禮者。惟以前代所定東西廡爲定制。原在東廡者。卽仍居東廡。原在西廡

者卽仍居西廡。不復東西。以大遞遷。如東廡第二十八位顏何已黜。卽以東廡第二十九位狄黑居之。不復移西廡第二十八位叔仲會於東以補之。如東廡第三十七位荀况已黜。卽以東廡第三十八位穀梁赤居之。不復移西廡三十七位公羊高於東以補之。如西廡第六位公伯寮已黜。卽以西廡第七位樊須居之。不復移東廡第七位司馬耕於西以補之。如西廡第十八位秦冉已黜。卽以西廡第十九位公肩定

居之。不復移東廡十九位。奚容蒧於西以補之。此雖簡便。然東廡移祀。改祀革祀黜祀者。不過曾點。顏何。荀况。劉向。鄭衆。盧植。服虔。王肅。杜預。九人。而西廡移祀。改祀革祀黜祀者。至有顏無繇。蘧瑗。林放。秦冉。申黨。公伯寮。戴聖。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甯。吳澄。一十四人。西廡之缺。既不以東廡之主補之。而就西廡遷者。既愈遷而愈上。則周漢之儒。反在唐儒之後。唐宋之儒。反在漢儒之前。此亦其勢所必至。又何怪

乎。當時議者，蓋見於商周宗廟之制，不以南北互遷，惟各就南昭北穆。以次遞遷而上，使昭常爲昭，而不得混之於穆。穆常爲穆，而不得混之於昭。故兩廡諸儒之次，亦欲倣此行之。按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朱子謂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聖門之道，似是論齒而從祀者，隨至隨更。東西易席，固萬古不易之理矣。除隋儒惟王通一人，唐儒惟韓愈一人，元儒惟許衡一人，無待序次外，其周儒漢儒宋儒，謹循其

先後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至於七十子。則既不

能明辨其德。又不能灼知其年。第當據依原席。東西

互遷。不必更爲之說矣。

考定東廡位次。一澹臺滅明。二南宮适。三原憲。四商瞿。五

漆雕開。六樊須。七公西赤。八梁魴。九冉孺。十伯虔。十

一冉季。十二漆雕哆。十三漆雕徒父。十四商澤。十五

任不齊。十六公良孺。十七奚容蒧。十八顏祖。十九句

井疆。二十秦商。二十一公祖句茲。二十二縣成。二十

三燕伋。二十四顏之僕。二十五樂欬。二十六叔仲食

亢。三十一琴張。三十二步叔乘。三十三公羊高。三十

四伏勝。三十五董仲舒。三十六毛萇。三十七杜子春

三十八韓愈。三十九歐陽修。四十周敦頤。四十一張

載。四十二程頤。四十三胡安國。四十四張栻。四十五

卷之八

陸九淵。四十六真德秀。四十七薛瑄。四十八胡居仁。
考定西廡位次。一宓不齊。二公冶長。三公皙哀。四高
柴。五司馬耕。六有若。七巫馬施。八顏辛。九曹卹。十公
孫龍。十一秦祖。十二顏高。十三壤駟赤。十四石作蜀。
十五公夏首。十六后皮。十七公肩定。十八鄒旂。十九
罕父黑。二十申黨。二十一榮旂。二十二左人郢。二十
三鄭國。二十四原亢。二十五廉潔。二十六狄黑。二十
七孔忠。二十八公西蔵。二十九秦非。三十申棖。三十
一顏瞻。三十二左丘明。三十三穀梁赤。三十四高堂
生。三十五孔安國。三十六后蒼。三十七王通。三十八
胡瑗。三十九邵雍。四十司馬光。四十一程顥。四十二
楊時。四十三朱熹。四十四呂祖謙。四十五蔡沈。四十
六許衡。四十七陳獻章。四十八王守仁。履按宋文憲
廉。王忠文偉。皆謂張載。二程之表叔。乃坐其下。二程
司馬光之後輩。乃坐其上。固已議及坐次。逮嘉靖九
年。釐正祀典。張文忠絕不議此。何耶。瞿氏考正當矣。

但申黨卽申棖。業已罷祀。不宜重列。若日仍依唐制。則公伯寮等。何乃不復歟。

南向東向

宋景濂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禘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

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尸內。拜妥尸。尸醑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尙右之義矣。孔廟禮樂考曰。曲禮凡席南向。北向以西爲上。東向西向。以南爲上。東南

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尙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尙左。南向者。右在西北。北向者。左在西。故皆以西爲上。東向者。右在南。西向者。左在南。故皆以南爲上。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魏正始七年。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配孔子。唐高祖武德二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用房玄齡議。復聖孔子。師顏子如故。

先聖皆東向。先師皆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開元二十七年。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前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向右。西南爲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以顏孟配享。其位在孔子東西面。以北爲上。其後以王安石配享。令對顏子。西坐東向。已而黜安石。增魯子子思。俱位於東。宋史所謂顏回魯參孔伋孟軻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姚燧所謂

江左進曾子子思竝顏孟熊禾所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正謂是耳。丘文莊謂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竝列。然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堯國公鄒國公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宜聖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先聖右。與顏子相對。則金亦何嘗以顏孟竝列孔子耶。夫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而宋金顏曾思孟位皆西向者。謂孔子未王以前。

神嘗東向。今雖南面。以西乃舊位。故避不敢居。紹興間。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猶西向。則稽古尙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安於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寧處。擇日奉安先師於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朱子滄

洲精舍釋菜儀先師南向。配位皆西向。又曰孔子居中。配位當列東坐西向。觀此則宋制四配非東西參列可知。續文獻通考曰宋初顏孟配享。竝列於先聖左。後升曾子子思。又竝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太學博士陸鵬升嘗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歿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宜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

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竝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後增曾子子思。又竝於左。亦未有討論。至我朝而分列始定。履按東向。雖古禮。然禮時爲大。固有宜於今。而不必合於古者。如太祖禘祫之位。唐宋皆重東向。今則重南面矣。考宋儒家禮。祠堂神主。皆列於北。其位次猶從西而東。而

朱子復定有從東而西之圖是何必拘拘神道尙右之說乎。

辟雍泮宮非學名

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朱子泮宮圖說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周禮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鄭注曰。半壁曰璜。璜黃色。以半壁之泮水若璜然。故古稱學宮爲璜宮。後世遂誤爲黉宮。履按王制作類宮。魯頌作泮宮。戴埴曰。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

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泮水。泮林亦爲泮林乎。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圃水耳。又按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楊用修曰。說文辟雍作辟雍。解云。辟。牆也。雍。天子享宴辟雍也。魯詩解云。駟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太王宮。

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
辟雍之義皆合矣。若王制乃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
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
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
矣。旣曰辟雍，而頌云於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
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旣曰
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
林者，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

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簋業。莫不均調。於此廣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勳人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

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逮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於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篇之證。則末矣。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

古今釋疑卷之八終